陳眉公集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記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往東南三載旱潦　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與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攻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於是　天子顧太宰爲赦璽書賜公顧大司農爲辨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

國本睠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受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史者扃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

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羣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饑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否必冊報兩臺以奏繳於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書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中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　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勞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讟廣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　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即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暴者亦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

之日即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於田而令溝瞺洩且蓄焉使旱不至龜坼而潦不至於鳧脛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氷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即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橐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常詢諸青浦鄧君君謂余言公記河狀公所濬艾祁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上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淡而他邑與郡可知也蓋公往嘗奉 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 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臠之炙而享之函牛之昇哉雖然余則歎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鍾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 上重

國本睠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受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史者扃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

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羣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饑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否必冊報兩臺以奏繳於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

惟簡書書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中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　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勞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讟廣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　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即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暴者亦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

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鬱雖有喉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雖余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許某名嘉興人鄧君以賢勞翌公多底績名某閩某縣人

占星堂記　代徐長孺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巳丑奉　上命秉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娑關門曰是錦衣朱幡廣晳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先生之子也耶先生故長者有子矣間常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鷴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結盤跚而走獨垂一星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睛瞳矓朱髮葳蕤鷴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昇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纍纍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勅子而魁先生其有後後者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在海岱以東北也魁旦建則指離其在西乎未舉元徵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

舊物一如占者言于是總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
星堂而屬記于不佞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
往往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歎羨得以爲鬼神
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窺其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
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
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
清虛面目嚴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
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非
苟而已也夫枝讐則太乙星見繪象則十八星見此
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
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
紀皆繫于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
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于元徵心上之斗杓而星翁
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
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澹窩先生可謂善食
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鄙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官
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廈千萬間蔭
庇天下饑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予喜而爲作占

星堂記

貞靜菴碑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闥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笑金以布地剪纏錦以制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姨女道矣是菴所棲爲諸女眞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于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破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菴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後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採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實體而妄者以識風鼓之心慾燄吹之勝劣頓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裏山河遞滅遞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眞苟能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蕋珠之宮兜率之院安知非是菴也耶昔

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見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嶽之類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鳥者孰非昔日閨閤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菴中道人戕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名云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暾暎門遊屐麏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于曠閒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寧獨與其謀于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澇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蔭翳小池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挑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其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野衲攤虎皮爇猊鼎倚樓而歌歌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廸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

構鬬于廣莫之墅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席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鼎足矣范子樓既成于是廣蒔霞桃芙客來余之屬以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樓之爲觀日閑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遊客所困至折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已僅得林逋君後迄二百年而有范子于此中

堀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煙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觀濠堂記

宇宙芬浮聖賢沙聚曾見蓬萊水淺千年海底塵飛虛侍天漢槎來八月河邊渡去且尋一壑漫說三洲故摩詰圖畫輞川而香山命篇池上坐以討天機于

逝者非止寄心賞于泠然今有吾師寔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溪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鷗磯點綴飛鳥橫于鏡中雉堞紆連行人歌于樹杪清月暎郭鳧鷖在門寒雲澹而不言芳艸碧兮如染煙籠薜荔之墻霜醉芙蓉之渚垂楊粉樹疎芰紅亭神仙于此樓居大夫緣之賦作名從刻竹源分渭畝之雲倦以據梧清夢鬱林之石夕陽林際蕉葉墮而鹿眠點雪爐頭茶煙飄而鶴避高堂客散虛戶風來門設不關簾鈎欲下橫軒有狻猊之鼎隱几皆龍馬之文流覽霄端寓覲濠上謙而善下同喆士之虛懷寬以納瑕負至人之雅量談成君子潔荐王公進退合乎時中平流類于無競登斯堂者盍往觀乎眨眼見南華上眞彈指遇香嚴童子豈止羨鬚眉之可鑒樂魚鳥之親人哉

遊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栟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

榼同胡安父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
桃花翁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
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謹如命余亦
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
叢中以藏鈎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
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目暮乃散
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
老翁明日請具卮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
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
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吾輩看花消息遂相與
反至桃花溪至則里先生方握鋤理艸根見余輩便
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
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
跟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
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
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鉼壘相耻忽城頭以
長綆縋酒一罇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
輩大喜賞爲韵士時士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

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
鍾言笑時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
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插入髻角人
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
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
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眞
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
好事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啜茗賞花護
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
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於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
半之矣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代陸宗伯

萬曆甲辰御史馬君奉 命按眡吳中興賢軌俗率
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眡棟宇
周門廡咸摧圮不治乃喟然愾歎與郡守李侯謀所
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甓度材不半暮而告成公十七
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
子姓再拜徵予文爲記用副御史君表章先賢鉅典

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公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耄謝筆硯久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鬻馬徒步而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撙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於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庄與其人轉盼俱盡即人士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蠹而更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三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族食于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族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濂發道脈于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

而祭于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葢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于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御史名從聘靈壽人郡侯名右諫豐城人竝已丞進士而贊成其事者公十七代孫乙未進士令滇中學憲允臨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于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藥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徹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遂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異焉時任

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
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
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
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
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
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楊公廷筠訪其
事于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
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
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

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
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戚在魏在余今
日方氏之存戚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
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　天子
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而已
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況
以先生之血徹薦先生之血食眇嚮相屬夫寧不歆
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囑吉鳩工莊嚴廟貌崇
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

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
祭愆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
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
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儒爲之記陳子再
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　高皇帝以夏變夷
　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纔麻
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
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
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

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踦天蹐地晝伏夜行千鈞引
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
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
好義弔古之士嘯歌向先生禮一辨香者此古今一
大變也今　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
故墟修金陵之舊塚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恃不知
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
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蹌蹌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
威而十族無必餧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

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
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
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
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
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
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
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
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
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
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之時
或報命于禁網濶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脉
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
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首而爲之記

韓青浦遺愛碑記 壬子

韓侯青谿以治狀最聞移劇長洲薦紳大夫與將吏
士民合貌公之像于學宮之西隅與二陸先生祠相
竝其祠最稱偉麗自青谿艸昧建邑以來所未有也
祠之像凡有二一祀堂之前一祀堂之後皆自詫以

爲惟肖其春秋酌水荐蘋亦惟謹太學張某等曰一侯而二祠則可一祠而兩像則不可邑郊門之北倉其土平沃宜建厥宇侯之漕政大有惠于軍民請分像祀侯于此而屬不佞繼儒爲之記侯之德政董太史詳哉乎其言之矣予復何能賛一詞竊惟青浦賦重而田瘠其土不任耕而下農不任爲鄉賦長每當編審輒惶懼徙避他所間有稱鄉賦長者率皆朋小戶以支大役幸而歲有秋猶可稍見水旱徵粟不能實倉之半漕軍且麕集河下詈擊隨之矣侯曰軍之敢于噪且詈者此其故不在軍而在民亦不在民而在民之狡獪者相與因緣爲奸倚倉儲爲鼠穴藉運兌爲兎窟陰陽其古左右其袒蓋兩操軍民之權者非一日矣夫欲大服豪軍之心則先絕土著之狡獪者始黠民既除然後論倉粟粟既堅好然後定耗贈耗贈既定然後革恒例恒例既革然後禁包役斗斛之尖聽之軍平聽之民民不得以賄而避强軍軍不得以賄而擇弱民其分派悉聽之探策而軍民之心盡大服侯嘗誦孔明之言曰吾心如秤不當稍有重

輕軍與民等王臣耳其運兌等王事耳平亭于軍民之間使漕艦得遄發無守凍車運之苦而六宮九大塞一食新無粟貴翔踴之弊此非獨利民實利軍非獨利軍實利官非獨利官實利大司農豈僅僅一郡一邑之小補而已也初青谿大潦侯出舍省災羣望而走首請蠲次請貸平糶散錢繼以饘粥民浸有瘳于是造士士與察吏吏肅徵賦賦清正俗俗整始而編大役既而建漕議青谿之人如脫藥石而就粱肉漕軍無老壯如釋驕稊而就嚴師保蓋有侯而漕政有紀綱有侯而鄉賦長有餘粟有侯而蕭短曹隨有後事之師上不黷下不譁詾談笑從容獲終譽以去侯非青谿之福星哉今青谿父老有急非走控侯則百拜稽首禱侯祠下曰願侯之靈寔祐我侯有聞必告有忠必盡其神真與青父老眇響相接而故漕官校出入祠所亦往往懾曩時之德威而無敢有越厥志昔者見侯之貌今見侯之神矣祭法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大災莫如荒大患莫如漕侯功德具是俎豆貞珉並祠不朽夫誰曰不宜父老踴躍曰善因諏

吉創祠鼓吹幡幢導迎公像分居此中自邑出郭萬
姓擁塞一如送侯長洲時夫循吏而碑者有之碑不
已而祠祠不已而再祠者則自青谿之韓侯始

韓青浦惠商碑 壬子

青浦之德韓侯也蓋有兩祠一祠城中一祠郊外士
民肩擁趾躪薦蘋酌水者春秋不絕醝商畢某等伐
石以志去思輦碑而請之守祠者謝不內于是繕亭
庋石而屬某爲之記昔崔先生之言曰今令之稱賢
也善交際者爲上敏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

經營竟歲而於民不與焉況暇及於商乎商之輻輳
于鹺筴也半集華上青不濱海其德公何也往者青
谿之鹽乃引票兼行之地也鹽稅重而引票少則害
多于利商有掉臂去耳公請加引一千二百道其加
票亦稱是以票之利而補引之窮又以引之增而并
得增票之數其便一票貴則鹽貴票賤則鹽賤此必
然之勢也華票賤青票貴兩邑接壤惟賤是趨公請
有分土亦有分鹽凡華商越界行鹽與私鹽並論其
便二朱家角最稱巨鎮食鹽之戶奚啻數十萬家不

官之市而官于私不青之市而市于華鹽安得而不
壅也公請本鎮之鹽悉派之本縣私販與私賣者其
罪同而澈山司日調察之其便三是三者公條上當
路當路皆報可而又嚴弓兵考成之額與預支卯補
之數于是青谿之鹽伍始核鹽畧始清鹽徒始肅鹽
政始爲之一新矣夫國家九大鎮之緩急仰給于鹽
種鹽仰給于邊商邊商之行鹽又仰給于各縣之內
商故引之利易見而票之利難知私販之害易見而
官責攘越之害難知鹽御史之專督運司之分轄其

苦心易見而縣大夫之苦心難知縣大夫之救荒編
役造士愛民易見而旁及于行鹽惠商抑又難知嘻
此衆商之所以樂爲韓公祠也夫小民之情挫于利
而廉于義一錢妄取父子變色觴豆不均即耆艾與
嬰兒沸然矣矧是商也棄親戚離墳墓朝夕營營焉
以兢刀錐鹽鐵之利而誰肯爲已去之使君捐一錢
施一粟者況得其慕而思思而碑焉者乎則公之平
日清恕近人大畧可以例推矣此奚獨商人墮淚碑
也公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以青浦治高等移劇

長洲今推吏部

劉河將軍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遊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叅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軹車縶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之屬函書幣而謂曰吾曹欲頌而短于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嫺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矩儒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頫首裹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翱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閫盱郡再閫眞州所至累建奇功載在王觀察盛大叅碑記既拜劉河遊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于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畧膽度識量逈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時隸尺籍者大槩紙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

幾或遠齎于私槖或影射于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廩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諜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予其寮屬其過誤者覆露之湔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他即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纊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

廉威能令債帥落膽小兒禁啼至于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忮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山谷中民侗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皭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　皇上檢部使諸薦牘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赳赳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鐫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諾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

來者是爲記

郡司馬尤公遺愛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既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海曙朱公大行劬思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宜伐石以志去思郡大夫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公論直道之謂何于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徵他而徵之子謀野則獲非司馬意歟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防海即臺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嚚訟囂游民白徒閧于晝不遑于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立至稍用械則巧瞷者輒以械進而弊更滋多尤公下車歎曰吾無事吊奇茀禔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師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鐫其恒例給饟必及額而饟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贖鍰必牒爲公

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于其間僚屬咨啟于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之心不欲以一青錮人百姓有訴于公如訴于家必使之盡嘔于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懾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婞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士官處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于實無廉于名蓋公之政事皆從公學問中來但性淡不喜伐出官之績而閭師鄉三老又不能悉公治狀之所以已考之輿頌口碑及當路薦剡程書公眞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劄海防　志草秘不示人客歲郡大潦公潛請賑蠲明禁格奪其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郡侯張公至猶得藉手活溝壑之命者億萬人人不忘張公忍忘司馬哉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

疾亦頓療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忘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故敬諾二公請而鐫如左公諱大治號元約戊子歲鄉進士湖廣江陵人

松郡侯情符蔡公去思碑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官師將吏以及士民銜艫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謝以去久之又醵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某等徵予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峰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嶷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後發蓋三邑之膚裏脈絡隱隱躍躍全具于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旨務使情與法

兩劑而後已不則百牘爭不懼也不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于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後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徼之爪牙與游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里閭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籌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贏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茅密操先覺于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僚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温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于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後別凡所以護植方氏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已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縮俸鍰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餼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恒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

知公之豪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愼重而後可以剸劇
有安重而後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後可以鎮浮有威
重而後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後可以敦薄有廉重而
後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謹謌而久則悲吟
有去後思頌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
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揭竿嘯村
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
日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濟吳淞爲念夫河則
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立豐稔人才充牧之時未
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後賢以成公未竟
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人亦何忍遽釋
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器局
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
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
獲上治民也不得而疎不得而親公之所以推誠御
物也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既他日出處係安危嘯
笑司衮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
太守始

綠野池記

李翺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卉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池而後勝者兗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于是緣渠鑿池緣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栢蒼桂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于香風微來紅雨狼籍錦鱗數千頭嘯波鼓鬣與荇綠花扳離褷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髮談兵至有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

裾鳥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
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
日之適而況李翺葉少蘊之所難于諸名山者公皆
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歟余五岳人也
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郗生又不能辦山裝十
萬之具則幸兗山綠野煙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
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吾將叩叔圖而訪焉
相與登高臺漱清流爲鼓琴浮觴于池上以觀游魚
之出沒于衣桁間也先生其有以許我乎乃艸記一
逼以訂之而他日來爲綠野堂客則請敎鶴雛門以
待我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宋工部侍郎諱顏公封爵休
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塋楓林之原族家祔焉
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
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
稍有知從閱師宗老問狀爲彷彿言公短長肥瘠及
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躬巡丘壠薙艸

被葉未嘗不徘徊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徵
言于四方作者曰庶幾如朝夕起居我父云夫感風
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
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
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高力士以假后
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寧受百妄罪得一真
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
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
何至不至爾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
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即壽昌之血經也特壽
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
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後生父書不讀杯棬忍御
素冠紅袖咷笑錯出始則僕妾睨而歎久則禮法正
人亦且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加導焉嘻怪哉此豈可
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
之爲人子者

羣玉府記

余嗜古喜從博雅君子遊每見三代秦漢玉輒印而

識之偶有家藏者亦附焉董玄宰曰此可爲羣玉府矣余曰玉非直爲玩也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棒玉以裸廟沉玉以告河瑞玉以會同鎮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以召兵戮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鴈玉祝老龜玉禳災飡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瑑還玦示絕執不趨操尚左一舉一動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禮義焉故曰玉非直爲玩而已董玄宰曰甚矣眉公之嗜玉也蓋其古也佩則比德懷則無罪昔有褐衣先生者眉公其人歟余乃記之圖左命童子懸諸艸堂以告夫多癖而好奇者

陳眉公先生集卷之九

陳眉公集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論

左傳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遍相掊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

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凡訓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言總爲三十篇括

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强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强附之于經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

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旣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況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薰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闞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旣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佛氏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强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

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
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
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眞忍於離父母
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
無復之眞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
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廛
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
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
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設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

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
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
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髡髮刈鬚以
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
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得許多乞丐
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盖佛
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
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
大夫闢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往

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蠕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於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籍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於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

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濶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横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宫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於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活於

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太子以定侈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托以劫帝者也夫四皓者爲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此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始皇驕小目無先生束詩書于烈焰薦儒者于鼎俎當時魯兩生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鋒準鷙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遊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之旁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有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獨不有子房在乎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百年調合四皓與子房皆天下異人也寧有招

而不出索而復遯者耶圯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蜿如交人間人耳不爲異況四皓齧松飲泉近棲商山之巔者也俗儒齷齪儗仰視四皓以鴻飛鳳嘯不可綱羅卽隆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豢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於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報楚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

舟沉瀕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譬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譬在君譬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大抵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誰僞托而劫之帝哉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

陳眉公集卷之十

陳眉公集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題詞　跋　疏

筆花樓新聲題詞　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　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繢則鮮本色非字縣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悅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

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家與公角逐而壇坫詞壇未知鹿死誰手

新柳詩社卷題詞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泣涕攀條余夙秉心痴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賡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題小崑山賦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聲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眞義羣若雁行甫撤講壇旋搜名刹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竈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藝苑千秋採闘筆花艷流貝葉機鋒錯出猶馳競渡之龍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欒看風把

舵又何妨跟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
如右

題馬妓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溫日觀葡萄通于書法
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于繪事者不能馬卿以
閨秀名娼畫風蘭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
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弗與
桃李共擲渡頭也因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
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燈下畫扇有題

爛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
亦文章法也

題董玄宰倣雲林筆意圖

杜浣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
必河之鮪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此雲林老人畫法也
子久叔明梅道人與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
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倪翁虛和蕭淡酷類其人
余嘗列倪畫于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幀

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題吳渾之印宗卷後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鑷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以舌壽于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渾之技進于道矣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之偶有感題此

題李舜卿新柳圖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籍中欲同日棄擲舜卿爲新柳作詩極其供養而又倩諸公繪圖可謂于柳眼太覺情緣與香山放置心腸豈非天淵也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

余與玄宰泛遊春申浦展趙文敏桃林春色圖玄宰摹其筆意而又以北苑兼之眞所謂善學柳下惠者

也

畫季雅扇并題

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汚我筆神

題自畫季仲舉新柳扇

宋待詔蘇顯祖以顏眞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游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仲舉具三昧眼定能賞之

題君釋畫扇

鼓琴動操能令衆山皆響此中不見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故也

爲朱孟博題研山

此石丈也孟博正今之南宮請具袍笏拜之

題張清臣扇頭

雲山高尚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至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大

奇

題董玄宰畫

玄宰居長安不肯向人作一水一石惟高僧逸民狎得之此畫與余同遊白石山下素堂振衣叫快遂潑墨歸而布色眞大奇也

書吳君得扇頭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褫帶解簪盤跚無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

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題畫

東坡生平寫疎篁古木松雪則以飛白書法爲之皆在格外取姿非俗工所能夢見也

題布袋和尚像

老漢終日荷此布袋攘攘何處却不如閑道人拍掌空行獨來獨往如獅王相似也

題畫羅漢

畫羅漢者盧楞伽展子虔最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

次梵隆亦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往往龍眠道人所在之處尚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禮

題眞率傳

古今眞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實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親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眞率齋中必不置普人打乖窩也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與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盧仝自號癖王陸務觀自名怪魁方之雪廬居士眞堪鼎足

題梅墟屋壁

昔鐵腳道人狂吟披髮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余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

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麈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領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鼈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小化身耳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道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卽老窩虎皮俊流

塵尾且不能箭函相當況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秘客有驚予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眞筆瀉醍醐者也宋彥往返山水閒挾蜻蜓予焚香意得挾片楮書投蓬隙中故名船牕駢語

書蘇長公硯銘後

公集硯銘二十九而此銘不載余于秀州項子荆家見之蓋手書眞蹟也乃知老仙遺墨流失人間者不少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韻耳莫秋水自少時便于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莫腔血已冷彥履爲裝褫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于書獨費苦心故秋水亦得其家傳一脉乃公病時諸笥零星諸子爭艷得之獨廷韓先亡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書袁石公瓶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麄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題哀冊

余於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眞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寫褚河南哀冊行于浙中蓋有數本往往亂眞故知

余目中有筋耳爲建先賢題
此刻在元美公小祇園藏經閣下撲遨落葉中正如
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眞跡已售之嚴
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猶登善柏樹賦與此寶爲
三絕今皆無一存者子孫皆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
先世之藏何況他氏子哉世故有法書名畫竟付酒
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者何限乃知賞鑒收藏缺
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丁未臘
日建先見訪及立春而別信宿山寮無一閒雜市話
種梅之暇出此屬跋小記數言俟異日重來更作百
尺樓上語也

跋

跋扇頭畫

余不解繪事偶過希台世兄齋次出戛方伯書扇索
畫爲拈筆一布小景方伯詩中畫余畫中詩蓋兩相
生耳

跋蘇長公帖尾

吾昔借漢陰楚頌帖欲臨摹之及是帖從友人家三

年而歸余不知亦有楚須在尾既省鈎搨復得柑橘三百又一亭可喜也

又跋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眞亭也他人名園在荒藩殘蔓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詰眞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二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榭隔微聲余力未能也書此以去

跋公權眞搨

碑板之書歐陽詢尚帶姻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耆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而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眞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范牧之臨蘭亭帖跋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眞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倣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枝韻其于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爲家寶晉趙文敏臨

河南枯樹如出一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鶩而失家雞

跋朱孟元踏雪草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游行不求伴侶孟元是生平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栴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余且繫爲衣帶珠矣

跋申少師詞翰

王文恪吳文定之重白石翁不惟詩也吳中能詩者多矣伯傳清眞拔俗詩類古人其爲申公所重以此後日傳之史書卽魏公之于蘇雲卿萊公之于魏野不是過也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眞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沈消磨半生蓋實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卽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跋義田記

劉子成奏免青田之稅顧文康城崑山城請免冗賦大臣出爲朝廷入爲草莽皆分內事也文貞公義田原非爲名而毛君伐石頌德尚甫俞文爲豐文以懿之足千秋矣以文貞公之功在社稷宜有專祠推廣此記之意以周其黨族宜有義田皆少師未盡之志也不無望于賢太常耳

跋龍井記

東坡與太虛訪辨才往來風篁嶺有題名記游數行更乞玄宰補書記後以償龍井山靈三百年夙願亦是快事更乞重寫方圓菴記一通易近來僞石不令南宮老子受屈也清臣既刻前記請遂成之

疏

斂賑孟直夫疏

友人孟直夫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直夫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校書借佛燈之殘焰天寒炙手撥神鼎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惻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

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錢宴客孰若垂盻同袍與其舍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敝而無憾予實望焉倘曰愛莫助之愚不敢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之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郭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禨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瑛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戢身掬土市腥相匝僅一二長髮僧雛栖于墓傍水嚙草枯即狐兎且無所置其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載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頹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譚

今欲封梅花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酬公并種梅花一株于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建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則吾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眞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某處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某諸君子哀其直爲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憩焉公　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見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　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而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仰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歎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

吝況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游游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轍畱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代顧光祿立義田疏

竊聞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東南財賦仰給蘇松松之地方不及蘇州之半而供億之煩既與蘇等奢靡之習又與蘇等況蘇處四達則各省之財源日往日來而松處一隅則本地之脂膏漸抽漸盡是蘇松又不可以同日而語也且無論上青二縣即以華亭一縣言之差役煩多承當辛苦貧則僵爲餓莩富則夷作絕戶輕則逃亡遷徙重則遣戍典刑近則鬻男賣女遠則折子累孫以上諸狀爲仁有司勞心撫字賢士夫踊足嗟吁然公私兩竭財力一空時勢至此蓋已無可奈何矣此心自念繩繼祖父以來庇蔭百年國恩未報叨享過福冥責難逃故于某年某月日神前歃血誓買義田津貼流縣役事每歲儲銀四千兩

沿區遍里買嘉靖二十三年不涸之田四十年不浸之畝從此年後一年可得腴田三萬五千畝更將買過田上八九年之息又可置田三萬五千畝將及十年共可得田七萬畝可得租八萬石扣除歲額錢糧淨可得租四萬八千石以合流縣津貼之數已於今年將田價送縣立案訖又將買過田畝區畫圩號送縣造冊訖又將本年買過田上糧外花利送縣登記訖共計某年出銀若干某年買田若干歷歷可按也夫田中應入之利既年增一年則區之中應買之田將歲增一歲但有田之家出售者少則義田之額空缺者多今某通同計議自今以後大約每戶有田百畝則請諸公讓賣腴田四十畝有奇有田千畝則請諸公讓賣腴田四十畝有奇價平者原以平價償之價厚者原以厚價償之黎庶求讓不敢獨求出于一人之家田數若足亦不敢復求買于足數之外如是則編里沿畜皆可灑派凶年儉歲皆可支持田從義賣則一定不移亦無回贖加絕之說此某所以祈請于合郡仁人長者之前也夫以百畝而買四畝則田數

不多以本田而貼本區則又非私物夫諸公得價不妨置產于各鄉夫某得田漸可責成于異日如是舉行應役者欣然資給寬役者亦必樂從一縣調停萬民甦困自此以後不唯士大夫之役銀役田可以免出即後世之賢子賢孫抑亦可以坐享無虞矣竊念其父喪之後供役二十六年承役二十八名見今供役當差是某實非借此以卸役也加納百金援例京職身亦可容力亦可致不必歲出四千其歲出四千者是某實非借此以求官也古人功蓋天下其心若

驚澤及萬世其容若怯之此舉于不肖僅止一鄉一縣之事而于人情尚在且疑且信之間方慰底積未能罪戾或及戰兢一念無日無之是某實非借此以沽名也其之初念實以上受國家之大恩遠承祖宗之庇廕無涯未報寃夢俱驚且不忍同類之人破家亡身當差承役之內亦不忍同役之人枕尸腐骨于囹圄溝壑之中故其事若迂其情則切今撫按郡縣台臺既然鑒察不肖之苦心則合郡賢士大夫必能助成世間之好事待事成之後求文立石細刻諸公

先讓美名共侍永永其死且不敢忘報之

中華古籍保護